

從《活計檔》看清高宗直接控管 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

張麗端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提 要

清高宗重視生活雅趣。他對於宮廷器用的風格，自有一套雜揉了帝王誇耀宏業與文人雅實古典的品味。然而問題是，乾隆皇帝如何掌控其品質，讓為數眾多、品類繁雜的宮廷作坊活計合於他的標準呢？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又稱「旨意題頭清檔」。因為內容絕大部分是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房人員登錄皇帝交辦活計所下的旨意，此外還有些各處奉旨製辦活計的來帖等等，所以這份檔案對於瞭解皇帝控管宮廷器用品質的方式及相關問題，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本文爬梳乾隆六十年間的《活計檔》，依序羅列出宮廷活計製造的流程，從內廷傳達旨意開始，直至最終完工呈進後的鑑等，乾隆皇帝積極掌控每一個環節。尤其值得注意的，在他交辦活計的初期，清高宗就靈活地運用各類「樣」、「稿」等具象的媒介，和工匠們進行有效的溝通，俾使匠人充分瞭解他的構思，或是先行掌握匠人的意念及預備施做的方法。因此，本文擬將樣稿的種類、運用的範疇及其效果做一個整理。此外，乾隆皇帝時有指名特定的畫樣者或成造者的情形。這樣的舉措，意味著高宗十分清楚的掌握這些匠人特質，並且相信委交這些匠人設計、製作，將比較容易得到合於其要求與品味的活計，是非常有效的管控方式。

關鍵詞：乾隆皇帝、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清代宮廷藝匠、清代宮廷器用

* 本文初稿曾於「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年11月3~5日）上宣讀。

一、前言

清高宗乾隆皇帝重視生活雅趣，他對於宮廷器用的風格，自有一套雜揉帝王誇耀宏業與文人著重雅實古典的品味。對於這一方面，學界已經累積了相當程度的研究。然而，乾隆皇帝究竟是以那些具體的方法，掌控品類繁雜且為數眾多的宮中活計，使之合於他的標準？以往，這個問題受限於查閱宮廷作坊資料不易，鮮少全面並系統性的整理，近年來，清代各類第一手史料逐步地整理並開放，譬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即於2000年購置了原收藏於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之《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的微卷。而所謂「內務府」係清朝總管皇室宮禁事務，即「奉天子之家事」的機構。¹內務府之下的「養心殿造辦處」（以下簡稱「造辦處」）則是職掌「製造器用」，²換句話說，就是宮廷御用活計的作坊。而《活計檔》正是造辦處的文書檔案，其內容絕大部分是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房登錄皇帝交辦活計所下的旨意與辦理情形，以及其他各處奉旨製辦活計的來帖等等，所以又有「旨意題頭清檔」之稱。³因此，這份檔案提供了許多自雍正皇帝以降，清代帝王指示當時宮廷作坊製造活計的第一手史料，如果仔細整理這些龐雜而瑣碎的資訊，對於瞭解皇帝如何控管宮廷器用的製作，將有莫大的助益。

從制度面而言，就造辦處的單位結構：除了有集聚能工巧匠以接辦活計製造的各「作房」，及收發、存儲錢糧、材料的「錢糧庫」，和存儲已完成之活計的「活計庫」，與辦理檔案文移的「彙稿處」等事務單位外，⁴清高宗並於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增設了「督催所（房）」及「查覈房」，前者係監督完工時程——「計日勒限，不使曠工遲滯」；後者則勘估、查核料工錢糧——「務令確實報銷」，可見清高宗欲積極控管的態度。⁵不過，在爬梳乾隆年間（1736-1795）之《活計檔》後，研究者很難不特別注意到乾隆皇帝「直接」控管活計製作的熱忱。所謂「直接」，是相對於清高宗將督催、查覈等職責交付「專設人員」掌控

1 祈美琴，《清代內務府》，頁9。

2 （清）崑岡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卷98，頁15。

3 吳兆清，〈清內務府活計檔〉，頁89-96。

4 （清）崑岡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卷98，頁15-16。

5 （清）崑岡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173，頁6。（清）不著撰人，《清代各部院則例》，〈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頁1359。

的「間接」形式。若是大致羅列出宮廷活計製造的流程，我們可以輕易的發現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從提出活計製作的需求開始，除了一些因應年節備用而例行製造的活計之外，⁶需求大多是由乾隆皇帝下旨提出，接續下來，不論是上游「畫樣呈覽，准時再做」的溝通、確認，還是中游活計製作的當下，要求「將現做活計送進呈覽」⁷以即時提出修改意見，直至完工呈進後的鑑等、收藏，乾隆皇帝幾乎都是親自查看核可。這個現象若和同樣對於各種工藝品顯出興緻的雍正皇帝⁸相比較，將能夠得到非常清晰的對比，而其中最大的差異點，就存在於活計製作的前段——乾隆皇帝非常靈活地運用著各類「樣」、「稿」等具象的媒介，和工匠們進行直接並有效的溝通，俾使匠人充分瞭解他的構思，或是先行掌握匠人的意念及預備施做的方法。因此，本文擬將樣稿的種類、運用的範疇及其效果做一個整理。而從「樣」、「稿」的觀察衍生，我們發現乾隆皇帝時有指名特定匠人畫樣，或是成造的情形。這樣的舉措，是否意味著清高宗清楚的掌握了這些匠人的特質，以致他相信，委交這些匠人設計、製作，將會比較容易得到合於其要求與品味的活計？本文亦擬就此部份做一探討。

二、溝通媒介的掌握——樣的類型與運用

一般而言，對於活計製作總是興致盎然的乾隆皇帝，他將活計交付造辦處成作之時，通常是已經有些許的構想。不過，其構想的完整性有時差距相當的大，從最單純的指定單一的功能、形式⁹或紋飾¹⁰等，到略微加入一些做法，例如將

6 「奉怡親王、內大臣海望、御前侍衛兼內務府大臣德保、乾清門侍衛兼管上大人福成、庫掌白世秀、達子、常裕，全傳與各作：將小式活計做些，以備端陽節呈進。」《活計檔》，乾隆十四年，2月14日，記事錄。

7 乾隆元年即有規定，「嗣後凡有所造活計，已成、未成俱伺候呈覽。」《活計檔》，乾隆元年，9月27日，記事錄。

而乾隆九年時，高宗對於「百什件」的興趣甚濃，遂「旨：將現做之百什件逢五、逢十預備呈覽，如月小二十九日看。」並且非常嚴格地執行，「不准討限，應裝配者仍舊裝配，仍照五日一次伺候呈覽，其糊裡子用添匠役之處著添匠役幫做。」《活計檔》，乾隆九年，8月10日、9月5日，記事錄。

8 林姝，〈從造辦處檔案看雍正皇帝的審美情趣〉，頁90。

9 茲舉單純指定功能或形式例：「交青白玉硯臺大小十九方。旨：著將雲龍硯、蕉葉硯改做硯山；石子硯割開或做搬指、或改做硯山；青玉大硯改做長宜子孫佩；青玉硯三方改做鐵斧；白玉硯大小七方、青玉硯大小五方或改斧佩、或改虎符，俱畫樣呈覽。」《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6月4日，如意館。

10 茲舉單純指定紋飾例：「交漢玉圈。旨：改做喜或雙喜，先做樣呈覽，准時再做。」《活計檔》，乾隆元年，3月12日，玉作。

一塊甘黃玉做成一隻秋蟬，乾隆皇帝就會特別叮囑「有顏色處要留顏色」，¹¹ 目的在提醒玉匠善用玉質自然天成的特色。甚至有些做法看來還是高宗自己所創發，是所謂「御製法」。¹² 不過，有時乾隆皇帝則會叮囑甚詳，如十六年（1751）時，為呈送給皇太后萬壽用的紅寶石數珠，從寶石的品質、搭配的形式、附件製作的方法，甚至於所鑲銅邊的寬窄等等，¹³ 都在其旨意中詳加指定。而基本上，乾隆皇帝意旨傳達的方式大致可以區分為二：一是語言性的，一是實體性的。實體可見而具體，比較不容易流失其想法與指示，但如果是透過語言，指示的辭彙難免不夠準確，甚至可能是非常抽象的，¹⁴ 因此，勢必要審核工匠是否充分理解了皇帝的想法，而比較準確的溝通方式，就是讓造辦處匠人在接受旨意後，將領會的構想先做成可見的「樣」呈覽，待皇帝核可後再行製做。

匠人在接收皇帝旨意後所造之活計「樣」的種類，大致有「畫（紙）樣」、「木樣」、「蠟樣」、「合牌樣」，比較特殊的是「石樣」，¹⁵ 而書畫裱褙前也有所謂的「小樣」。¹⁶

其中，畫（紙）樣的使用最為普遍。可惜目前乾隆朝製造活計的畫（紙）樣尚未被整理出來，不知道是否還存留？不過，就北京故宮博物院尋得並且發表的清同治、光緒年間「大雅齋」瓷器畫樣（圖1），¹⁷ 約莫可以得知清代宮內作坊之畫樣的形式——首先係用白描線條鉤勒出器形，然後再以帶狀鋪呈的形態，且敷色上彩的呈現出全器的紋飾，最後浮貼上黃籤式的「繪圖貼說」詳載尺寸和所需的數量。畫（紙）樣的優點即在於，能簡便並快速的呈現承辦活計大致的外形、紋飾及色彩，尤其是色彩呈現。在檔案中，常見清高宗已經將內府收藏的文物直接交給造辦處為新造活計的藍本，但為了掌握完工後色彩的效果，仍要求匠人要

11 《活計檔》，乾隆二十年，10月28日，記事錄。

12 「交紫檀木鑲玻璃罩。旨：將玻璃罩安活動些，換有破壞者，嗣後俱照此做法。」《活計檔》，乾隆二年，5月9日，玉作。

「交紫檀木邊破玻璃罩。旨：將破玻璃拆下，照前先交出御製法改做過。」《活計檔》，乾隆二年，5月24日，玉作。

13 《活計檔》，乾隆十六年，7月5日，玉作。

14 乾隆皇帝曾指示匠人「香几腿再做憨厚開懷些」，實在非常抽象。《活計檔》，乾隆六年，3月29日，琺瑯作。

15 「旨：著照蘇州做來白玉軟帶頭花樣一樣，配畫手巾束。畫得手巾束紙樣一張，做得手巾束石樣一件，並將收貯原做花囊白玉坯片一持進呈覽。」《活計檔》，乾隆二十三年，1月12日，如意館。

16 「交董其昌字托裱。旨：先做小樣呈覽。」《活計檔》，乾隆元年，1月19日，表作。

17 郭興寬、王光堯，〈大雅齋瓷器與瓷器小樣〉，頁117-121。

「畫樣呈覽，准時再做」。¹⁸不過，受限於中國繪畫的平面特質，誠如乾隆二十一年一則記錄中高宗的意旨：

交銅蘇武牧羊一。旨：著照樣做掐絲琺瑯的一對，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琺瑯作）四月二十三日將畫得蘇武牧羊紙樣持去呈覽。旨：其紙樣難以指示，著做木樣。¹⁹

可見，乾隆皇帝也感覺到畫（紙）樣立體感表達不足的缺點，所以進而要求工匠提供木樣，以便於更準確的溝通。

除木樣之外，合牌樣或蠟樣也都足以傳達立體感，但因為質材上的特點，而又各有較常用的活計範疇。「合牌」，這是宮中製作錦匣的基本材料之一，²⁰由國立故宮博物院現存的清宮盒匣材料推測，應該是硬紙板的一種。合牌的特色在於適合以片狀拼接成立體，且又方便在上面繪製花紋，所以許多木質器物，如乾隆皇帝在為其收藏搭配木座時，或是一些方正造形而又要審核紋飾者，匠人大多會以「合牌樣」呈覽。²¹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件「明 永樂 青花朵蓮梵文大杓」（圖2），乾隆皇帝別出心裁的將其木座設計成鵝狀，鵝的長頸恰恰托住大杓的長柄，器與座相得益彰。根據檔案，匠人原以紙樣呈覽鵝形木座，但高宗要求「照樣添荷葉托、燙合牌樣呈覽」。²²

蠟樣則用於形制、紋樣較複雜的活計。²³尤其在雕塑、鑄造佛像之前，乾隆

18 例如：乾隆二年，下旨將內廷交出的玉雙連環圈樣式做成琺瑯者，就叮囑要先畫樣呈覽。《活計檔》，乾隆二年，3月21日，琺瑯作。

19 《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5月29日，琺瑯作。

20 由以下的例子可以推知，「合牌」是宮中製作錦匣的基本材料之一，例如：「交水晶寶一方。旨：著刻「乾隆尊親之寶」，刻完配一合牌錦面匣。」《活計檔》，乾隆元年，7月23日，玉作。「旨：匣子匠做的合牌匣子不能堅久，俱已虫蛀，令爾等學做木胎糊錦匣子。如有應用合牌做匣子仍用合牌。現做百什件屨亦用合牌，俟後有虫蛀者另換木胎。再爾等想不能生虫之法。」《活計檔》，乾隆六年，3月8日，匣作。

21 造形方正而要審核紋飾者，須做合牌樣呈覽的例子一：「交玻璃筆筒。旨：將筆筒刻花，須畫樣呈覽。（玉作）做得合牌八方筆筒，上畫流雲四季花呈覽。」《活計檔》，乾隆元年，6月9日，玉作。例二：「旨：著交御書處，將古墨內選細緻人物山水花卉，另改別樣款式成造，再或玉琬或玉佩樣式，不拘大小，亦造些。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將御書處繪畫得合牌墨樣呈覽。旨：其琬佩式樣上亦添墨名圖書，交海望寄與織造海保刻做墨樣送來。」《活計檔》，乾隆二年，3月9日，織造處。

22 《活計檔》，乾隆十年，11月6日，匣作。

23 蠟樣則用於形制、紋樣較複雜的活計。例：「交漢青玉乳丁元璧一，隨一楠木匣。旨：著配磬架，先做樣呈覽。將做得合牌架樣一呈覽。旨：磬架上佔牙著撥墩龍蠟樣呈覽。將燙得合牌磬架上撥得墩龍蠟樣持進呈覽。旨：照樣往細緻裡做。」《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4月24日，廣木作。

皇帝通常會要求匠人撥蠟樣呈覽，如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五日《活計檔》載：

交滑石佛等。旨：佛著章嘉喇嘛認看，配護法四尊先畫樣呈覽，其護法著通武成做。將護法佛像紙樣持進呈覽。旨：照樣著通武成造，先撥蠟樣呈覽。²⁴

而且不論數量的多寡，一律撥蠟樣。²⁵其原因或許在於蠟的可塑性強，適合表現一些細節的部份。以乾隆皇帝對於佛、菩薩法像的講究，蠟樣是最能呈現完工後的樣貌的媒介。

就表達訊息的方向而言，一方面「樣」的製作是爲了讓皇帝瞭解工匠領會其旨意的程度，另一方面，經過核准的「樣」也會成爲皇帝給予其他匠人的範本。尤其是宮廷器用除了內務府造辦處的作坊成作外，亦經由宮廷派駐地方的機構，如織造、鹽政、稅關務等，發交民間作坊製造。²⁶在這種宮廷器用委外製作的情形下，宮內一定會交下樣稿，責成地方務必「照樣成做」。如乾隆二十一年分別發予江蘇、江西、廣東的三件行文記載：

旨：內庭交出紙樣一張，著傳予安寧照先做過三陽樓緯絲佛像尺寸、做法一樣成做一軸，高寬各放一半再成做二軸，其佛像亦放大細緻裡要照先一樣，緯絲放粗些。²⁷

旨：內庭交出木樣一個，著傳予江西照從前燒造過青花白地朝冠爐樣式一樣，再燒造二件。²⁸

旨：著貼款樣呈覽，准時發予李永標，嗣後凡進琺瑯瓶罐器皿等，俱各落款，欽此。將寫得「大清乾隆年製」篆字長方並橫款紙樣一張持進呈覽。旨：照樣准其發往。²⁹

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件「白玉熊尊」（圖3），最適合說明發交民間樣稿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此件玉熊係以內廷收藏並登錄至《西清古鑑》的「銅熊尊」（圖4）爲藍本做做，故其頸背突出的圓管上陰刻有「大清乾隆做古」隸款。根據《西清

24 《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7月5日，廣木作。

25 佛像不論數量多寡，一律撥蠟樣例：「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傳旨：造般若品等佛六堂492尊。七月十六日撥得蠟樣呈覽。」《活計檔》，乾隆二十二年，9月27日，雜錄。

26 楊伯達，〈清代宮廷玉器〉，頁53。

27 《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10月13日，行文。

28 《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10月18日，行文。

29 《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12月11日，行文。

古鑑》的登錄，當時係將銅熊斷代為唐，名為「飛熊表座」（圖5）。³⁰在尚未有機會全面查閱《活計檔》之際，由於玉熊的體積感十分準確，身體肌理的起伏相當接近銅熊「原型」，沒有絲毫依平面圖稿仿製出來的缺憾，因此筆者曾一度以為玉熊是宮廷作坊之作，且匠人不僅僅是以《西清古鑑》的附圖為根據，而是有機會直接接觸銅熊。³¹不過，此次查得乾隆二十五年《活計檔》的一則記載：

二十一日接得員外郎安泰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四日，太監胡世傑交青綠唐飛熊表一件……。傳旨：著交啟祥宮有收貯玉石子配做……。其飛熊先做木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於十八日做得飛熊木樣一件。……隨白玉石子……，上畫得飛熊墨道……，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飛熊木樣、白玉石子二件俱交蘇州織造安寧處成做。得時俱各配紫檀木座。飛熊上口刻「大清乾隆做古」款，欽此。於十一月十五日將蘇州送到……白玉飛熊表一件，隨紫檀木座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³²

由此可以確定，這件白玉熊是乾隆皇帝指定做成木樣後，交由蘇州織造在蘇州所承造。由於木樣能夠非常準確的表現立體感，因此仿製的效果極佳。

此外，高二百二十四公分；重五千三百餘公斤，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巨形玉山子「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圖」，從清高宗御製文可知，其稿樣是根據清宮內府典藏的「大禹治水圖」畫軸臨仿而成。³³而在《活計檔》中有關其製作過程的記載：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將九千斤大玉一塊，畫得大禹開山圖紙樣，正背左右四張，具奏。旨：九千斤大玉准做大禹開山圖樣式，將內裡收貯「大禹開山圖」發交舒，著賈誼照圖樣式在大玉上臨畫，准時發往揚州，著圖明阿成做，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將撥得大禹開山圖玉山蠟樣，隨紙畫樣四張呈覽。旨：准交兩淮鹽政圖明阿成照此蠟樣做法、紙樣大小成做。其座子照玉形配做鑄料銅座。其大玉上所畫鑽心，照依大小並照紙樣所貼

30 「唐飛熊表座」，（清）梁詩正等纂，《西清古鑑》，38卷，頁28。

31 張麗端，〈從「玉卮」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頁82。

32 《活計檔》，乾隆二十五年，21日，如意館。

33 （清）高宗，〈大禹治水圖題語〉，《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文二集，18卷，頁2。

深淺尺寸數目打取鑽心，俟打得時即送京呈覽，欽此。

……奉發蠟樣，恐日久融化，故照發到蠟樣刻成木樣一座，咨送貴處呈覽，敬謹辦理在案。³⁴

由以上資料可知，「大禹治水圖玉山子」一開始是先有前後左右四個角度的紙樣。然後再著賈誼根據內府「大禹治水圖 軸」在玉上臨畫。除此之外，造辦處也撥得較原石為小的蠟樣呈覽並獲准。最後，隨著繪有定位點及記有尺寸的紙樣，一起送到江南的揚州。其紙樣是在控制玉山子的大小與結構，而蠟樣則是具有指示做法的功能。承造的揚州作坊因為擔心，南方氣候較溫暖造成蠟樣融化變形，遂主動提出再做一木樣，完成後的木樣並送回造辦處呈覽審核，以為備份。

事實上，從檔案可確知，在雍正朝就已經做「樣」以為溝通的媒介，種類也甚為齊全。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雍正皇帝經常在下旨製作活計後，便將審「樣」的工作委予怡親王負責，如雍正二年一月四日的一個例子：

總管太監張起麟交洋漆提梁方文具一件，內盛鼻煙壺二十件。傳旨：此內屨四層空格三十二處俱配做瑱瑯鼻煙壺安放，爾先做木樣與怡親王看，准時再燒造，欽此。³⁵

換句話說，雍正皇帝將宮廷器用的風格交給怡親王把關，甚至有時候從活計製造到完成、呈進之前，絲毫不予聞問，完全由怡親王控管、監造。³⁶但是，不論是雍正皇帝還是怡親王，他們都鮮少像乾隆皇帝般，會特別指定造辦處匠人提供何種類形的樣稿呈覽。

而我們再檢視幾則雍正朝《活計檔》中關於「樣」的資料：

1. 總管太監張起麟交瑱瑯紅地白梅花鼻煙壺一件。旨：爾等照此鼻煙壺畫下樣來，嗣後如做鼻煙壺俱照此樣燒造，欽此。³⁷
2. 郎中海望奉旨：前日賞果郡王的硯一方，其硯盒漆水花紋大有像石一樣。爾到果郡王府暫且取來留樣。³⁸

34 徐啟憲、周南泉，〈大禹治水圖玉山〉，頁63。

35 《活計檔》，雍正二年，1月4日，瑱瑯作。

36 雍正皇帝將活計完全交由怡親王控管、監造，茲舉一例：「怡親王交鵝子玉一塊。王諭：著畫樣，遵此。於二十六日畫得雙鳩盒樣，呈怡親王看。奉王諭：准做，遵此。於七月初二日做雙鳩盒一件，配珊瑚珠二個。怡親王呈進，訖。」《活計檔》，雍正元年，4月25日，玉作。

37 《活計檔》，雍正三年，5月19日，瑱瑯作。

38 《活計檔》，雍正五年，閏3月3日，硯作。

3. 旨：朕從前著做過的活計等項，爾等都該存留式樣，若不存留式樣，恐其日後再做便不得其原樣。朕看從前造辦處所造的活計好的雖少，還是內庭恭造式樣。近來雖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氣，爾等再做時，不要失其內庭恭造之式。³⁹
4. 本月初四日，怡親王、郎中海望呈進活計。旨：蓮艾硯做的甚不好，做文雅素靜即好，何必眼上刻花？再書格花紋亦不好。象牙花囊甚俗。琺瑯葫蘆式馬掛瓶花紋、群仙祝壽花籃春盛亦俗氣。今看琺瑯海棠式盒，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琺瑯瓶花紋亦不好。欽此。怡親王諭：先有皇上交出來著做樣的硯臺，並先做過的硯樣及舊存好硯樣，俱令該作人員帶領匠役呈看，遵此。於本日郎中海望奉怡親王諭：早呈進的活計內，有奉上諭誇過好的留下樣子，或交出著做的活內存下的樣，細細查明送來。⁴⁰

從中我們發現，雍正皇帝傾向將「樣」、「稿」視為一種檔案資料，所以見到合意的活計時，他會特別叮囑造辦處「留樣」，以做為「內庭恭造之式」的標準依據，也因此在他不滿意造辦處所承造出的活計時，怡親王會指示匠役回頭去找些經過皇帝誇讚的「留樣」，再從中仔細琢磨雍正皇帝的要求與品味。由此看來，雍正時期樣稿的意義是一種既定的標準，與乾隆時做為溝通、瞭解的媒介略有所不同。不過，這種「留樣」的觀念影響了乾隆皇帝。因此清高宗每每遇有滿意的活計時，也會將此物做為樣本再次製造。如乾隆二年，造辦處就曾奉旨挑選一批瓷器，總共五十九件做為「樣瓷」，每一樣上都貼有黃簽、字樣，送交唐英處，令其照樣燒造四萬七千一百二十件新瓷。⁴¹而景德鎮瓷器廠，在乾隆三十二年時猶存有「歷任大小樣器八千四百餘件」，但是因為當時任督窯官的舒善偷盜舞弊，將此批「樣器」據為己有，⁴²致使散失了一半。有研究者便認為，這是當時景德鎮瓷器質素直走下坡的重要原因之一。⁴³

39 《活計檔》，雍正五年，閏3月3日，記事錄。

40 《活計檔》，雍正六年，5月5日，雜錄。

41 《活計檔》，乾隆二年，1月19日，江西燒瓷器處。

42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奴才接得暫管關務驛鹽道瑋琦一札，因景德鎮瓷器廠向存有歷任大小樣器八千四百餘件，計一百一十餘桶，于三十二年二月間，經前監督舒善調取貯存，因念事關留存樣器，隨繳該廠監造查催取回備樣。不期舒善監督總以業經呈進，餘者破損無存為辭，合將廠存瓷冊一本咨送查照前來，奴才伏思此種樣瓷，雖非全美，但屬歷任留存，以備日後仿造製造，不致失傳之意，未便移調離廠。殊批：看來舒善意大不妥……。」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四日，伊齡阿奏摺，《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三十一輯，頁493。

43 蔡和璧，〈監督官、協造與乾隆御窯興衰的關係〉，頁47。

三、匠人特質的掌握——親自指定畫樣與成作之人

宮廷器物的使用者是皇室，所以其風格往往隨著皇帝的喜好與品味，特別是對於活計製作一直興致盎然的乾隆皇帝。⁴⁴ 所以，當時造辦處成造的活計在尋思造型、設計樣式後，一定得畫（做）樣呈覽，經過清高宗親自審核、下旨准做後才能開工，否則還需要修改設計，甚至乾脆取消製作。因此，負責設計、畫樣的匠人是最直接接觸皇帝品味的人。檢閱《活計檔》，清高宗經常特別指名某些匠人畫樣或成作活計，如專門鑲嵌金銀的王玉璽、⁴⁵ 捏泥塑佛的王澍、⁴⁶ 刻字的李世金、⁴⁷ 朱采、⁴⁸ 製硯的顧繼臣、⁴⁹ 擅長金屬雜活的通武……等等。其中，通武因為所做活計很受高宗的喜愛，除了不時傳旨要看看他正在做的活計。⁵⁰ 還特別要求通武自乾隆十五年高宗生日起，每節均要做一件活計呈進。⁵¹ 而通武若是犯錯，高宗也只是輕罰。⁵² 生病時，還特別下旨為他延醫治療。⁵³ 不過，通武大概是屬於慢工出細活的類型，有時其慢條斯理倒也會將乾隆皇帝惹的惱火，⁵⁴ 以致清高宗以他「係做活計之人」的理由，免了他在雜活作中管事的公務，⁵⁵ 而希望他專心創作。不過也有相反的情形，乾隆元年職任司庫的劉山久，清高宗認為他

44 關於乾隆皇帝對其品味的堅持，請參考張麗端，〈從「玉卮」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頁61-116。

45 高宗指定王玉璽成作鑲嵌金銀的例子甚多，僅舉一例：「交黑青玉鳩盒。旨：著王玉璽往好裡篆用銀片鑲做。」《活計檔》，乾隆十五年，8月6日，廣木作。

46 例，「旨：著王澍照銅佛樣捏泥佛一尊。」《活計檔》，乾隆十六年，2月14日，如意館。

47 例，「交白玉乳丁臥蠶璧一至匣作。旨：壁上裡口著李世金按四方刻乾隆年製，配匣入乾清宮時做上等。」《活計檔》，乾隆十六年，12月5日，匣作。

48 高宗指定朱采刻字例子不勝枚舉。詳見下文。

49 「傳旨：將漢玉虎符玉盒蓋，著顧繼臣用端石做古硯一方。上刻淡氏收藏，係何字樣查明再刻。」《活計檔》，乾隆九年，1月9日，記事錄。

50 「旨：著通武自萬壽節起，每節做活計一件。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活計檔》，乾隆十五年，4月29日，雜活作。

51 「旨：將通武現做活計送進呈覽。」《活計檔》，乾隆十八年，1月2日，雜活作。

52 「內庭交出金星玻璃靶西洋小刀十一把、叉子一把。傳旨：將刀俱改做叉，欽此。隨交催總通武監視改做。然而據通武回稱：奴才因不知石性，將叉把安得，不意炸壞六件，奴才業已賠補做完。但因外邊尋得金星玻璃實難配一樣。理合據實聲明。」而內務府大臣等看通武所賠六件，與原交刀靶實不一樣，且究係其漫不經心所致，故擬請罰俸三個月……。結果，乾隆皇帝寬容「通武著罰俸一個月」即可。《活計檔》，乾隆十九年，11月16日，記事錄。

53 「旨：通武患病，著陳志敬看治。」《活計檔》，乾隆十四年，1月21日，記事錄。

54 「旨：通武此次姑從寬免，但伊所做活計俱屬遲慢，如仍前不改務，從重治罪。」《活計檔》，乾隆二十年，10月15日，記事錄。

55 「旨：通武係做活計之人，不必派他管事。」《活計檔》，乾隆十九年，2月4日，記事錄。

「甚巧」，所以在管理工作之外，也還指定他「想巧法將活計造幾件呈進」，⁵⁶也就是要他設計些機巧、具有創意的作品。並因此於乾隆八年初，外放他到粵海關畫款樣，並監造活計。⁵⁷除此之外，牙匠顧彭年、⁵⁸黃兆⁵⁹，玉匠陳宜嘉、⁶⁰鮑德文⁶¹，鑿花匠田文生，⁶²堆字人朱維勝，⁶³以及沙如玉、⁶⁴楊自新、⁶⁵徐鳴⁶⁶等人，在檔案中也偶有被指名成作的記錄。如意館內的畫匠地位較為超然，然而也是會被指定去參與活計的製作，如郎世寧即被要求在琺瑯器上繪畫花紋；⁶⁷孫祐被指定修改松花石硯插屏。⁶⁸

在這些被指名畫樣、成做活計的匠人中，御製文《玉盃記》裡的主角姚宗仁⁶⁹可說是最值得追蹤、研究的一人。在乾隆初年到二十年間，清高宗經常指名他設計玉器。這段時間，造辦處的玉匠確實有人數短缺的問題，⁷⁰但是檔案中還

56 「旨：劉山久甚巧，著伊想巧法將活計造幾件呈進。」《活計檔》，乾隆元年，9月14日，記事錄。

57 「旨：著造辦處司庫劉山久在粵海關畫款樣造辦活計，每年賞給養贍銀五百兩。」《活計檔》，乾隆八年，1月3日，記事錄。

58 例，「交琺瑯花盆。旨：著牙匠顧彭年配做橋樑、亭榭、樹石等。」乾隆九年，《活計檔》，乾隆九年，4月18日，如意館。

59 例，「交象牙背格。旨：著牙匠黃兆照樣做一件。」《活計檔》，乾隆二十七年，7月6日，如意館。

60 例，「交漢玉楨頭。旨：著玉匠陳宜嘉旋大制子班指一。」《活計檔》，乾隆十八年，12月27日，如意館。

61 例，「旨：著啟祥宮挑玉，畫觀泉圖山子，背後刻詩，著鮑德文做。」《活計檔》，乾隆二十五年，11月30日，如意館。

62 例，「旨：著鑿花匠田文生做銅鍍金鞘小刀。」《活計檔》，乾隆二十年，8月4日，鍍金作。

63 例，「旨：著堆字人朱維勝想法堆做陳設一件。」《活計檔》，乾隆十三年，6月2日，鑲嵌作。

64 例，「旨：著西洋人沙如玉想法做自行轉動風扇一分。」《活計檔》，乾隆二年，6月13日，自鳴鐘。

65 例，「呈覽西洋陳設紙樣一。旨：著楊自新做。」《活計檔》，乾隆二十七年，5月12日，如意館。

66 例，「旨：漢玉隱士煉丹上石陳設，著徐鳴彩做。」《活計檔》，乾隆二十九年，12月14日，如意館。

67 「將西洋番花銅胎法瑯盒呈覽。旨：照樣再做一件，其盒上所燒番花著西洋人郎世寧畫。」《活計檔》，乾隆二年，7月17日，雜活作。

68 「旨：松花石硯插屏著孫祐改正。」《活計檔》，乾隆八年，2月20日，硯作。

69 (清)高宗，〈玉盃記〉，《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15卷，12頁。

70 「下奏玉匠短少，活計甚多。旨：活計既多，家內玉匠做不開，著外僱幾個匠役成做。」見《活計檔》，乾隆十一年，2月28日，玉作。

「交玉器數件，因造辦處無刻玉匠人，奉旨交南邊刻做。」見《活計檔》，乾隆十六年，12月25日，蘇州。

「傳旨：向造辦處要玉匠一名，進內成做有金星青玉鞭靶，趕出外要得。如意館回稱：造辦處僅玉匠雷永舒，承辦活計甚多，請將鞭靶討出，在造辦處成做。」《活計檔》，乾隆十九年，閏4月5日，如意館。

是有雷永舒、⁷¹ 鄒景賢、⁷² 鄒學文、⁷³ 五兒、⁷⁴ 顧觀光、金振寰、⁷⁵ 鮑德文、陳宜嘉、⁷⁶ 蘇文學⁷⁷……等玉匠陸續出現，其中「老誠好手」姚漢文也確定進過如意館承差。⁷⁸ 為什麼乾隆皇帝卻專挑姚宗仁設計畫樣？首先。我們應該觀察姚宗仁到底提供了那些樣式？（表一）

大致歸納姚宗仁設計的玉器樣式，少數運用如：「鳴鳳在竹」、「青鸞獻壽」、「如意仙人」、「天保九如」等吉祥母題，其中「天保九如」的樣式還得到乾隆皇帝「不文」的評語，而退遭件，另再畫樣。其餘若非引用文人逸事、典故，如：「李太白斗酒百篇」、「石壁題詩」、「茂叔觀蓮」、「三杯草聖」、「放鶴圖」、「淵明玩菊」……，否則就是選取仿古紋樣：「觥尊」、「鳩陳設」、「英雄陳設」、「漢紋斧佩」、「熊」、「龍佩」、「夔龍」、「四喜花紋」……等。清高宗在乾隆三、四十年左右，針對當時所謂「玉卮」，所揭櫫的改革方案正是倡導「仿古」，及鼓勵玉工援引文人逸事、典故琢製「畫意玉器」。⁷⁹ 由此可見，宗仁的設計走勢顯然達到乾隆皇帝設定的「文雅」標準，符合高宗的喜好。

71 「交石子十二塊。旨：交造辦處認看。將玉匠雷永書（舒）認看得白拱石一、把渣石一、瑪瑙石一、石子九持進呈覽。」《活計檔》，乾隆八年，2月25日，庫貯。

72 「旨：著認看漢玉花囊。由玉匠鄒景賢認看，此花囊係新燒。」《活計檔》，乾隆九年，5月27日，記事錄。

73 「交玉三塊。旨：著認看。玉匠鄒學文認看，西碧、青玉係好的，象水晶根平常。」《活計檔》，乾隆九年，4月27日，玉作。

74 「交南山積翠圖。旨：掛在香山。交玉匠五兒送赴。」《活計檔》，乾隆十一年，7月14日，記事錄。

75 「旨：著新來的玉匠顧觀光、金振寰在啟祥宮行走。」《活計檔》，乾隆十三年，3月18日，啟祥宮。

76 「乾隆十九年10月29日押帖：郎正培奏稱，玉匠鮑德文每月錢糧並衣服銀兩。旨：照陳宜嘉、鄒景德錢糧一樣賞給。」《活計檔》，乾隆十九年，10月29日，如意館。

77 「粵海關送進櫻桃紅數珠一盤，旨：成做數珠一盤。玉匠蘇文學將珠配得蜜臘佛頭等持進。」《活計檔》，乾隆十年，11月30日，粵海關。

78 「傳旨：挑老誠些好手玉匠一名，代（帶）進如意館做活計。挑得姚漢文進內承差。」《活計檔》，乾隆六年，3月11日，記事錄。

79 清中晚期盛行的「時樣」、「新樣」主要分為四類：一、多加刻鏤，機巧之樣；二、裁花鏤葉，繁縟之樣；三、量質就形，惜材之樣；四、摹寫山水，圖畫之樣。呈現一種纖巧、華麗、有體積感的趣味，迎合一般富貴人士的喜好。從技術面論，是非常成熟而巧妙的工藝表現；從經濟面觀察，是極具成本概念與吸引力的商品。但是，除了第四項外，這些樣式都過於隨機巧變，以至於作品中或許帶些祝願吉祥的意味，但仍不免有欠缺主題、內涵的缺憾，這種世俗商品化的審美觀，與中國文人要求「雋永」、「可思」的品味，大異其趣。乾隆皇帝是認同文人品味的，所以除了「摹寫山水，圖畫之樣」外，餘皆視為「玉卮」，而為匡正時俗，他特意提出「仿古」以為因應之道。關於此課題，見張麗端，註44。

表一 玉匠姚宗仁設計的玉器樣式

編號	乾隆皇帝的旨意	姚宗仁設計的樣式	出處 / 時間
1	交青玉一。旨：著玉匠姚宗仁畫樣。	畫得 鳧尊 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06 / 002 / 009，蘇州。
2		玉匠姚宗仁畫得 鳴鳳在竹花 插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06 / 003 / 008如意館。 乾隆 / 06 / 003 / 005押帖。
3	旨：格子內配做玉器二、凍石器二。	姚宗仁畫 青鸞獻獸陳設、雙喜墨床 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06 / 006 / 020如意館。 乾隆 / 06 / 005 / 013押帖。
4	交白玉、碧玉片各一。旨：或珮或玦，著姚宗仁畫樣。	畫得 歲寒三友玦、聖壽萬年玦 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08 / 003 / 025如意館。 乾隆 / 05 / 005 / 017押帖。
5	交青玉硯。旨：著姚宗仁畫荷葉式筆洗紙樣。	畫得 荷葉式路路清廉筆洗 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09 / 004 / 023如意館。
6	交玉帶板。旨：著姚宗仁畫樣。	畫得 漢紋花紋 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09 / 008 / 017如意館。
7	旨：著姚宗仁將漢玉拱壁想法做全分帶。		《活計檔》乾隆 / 10 / 007 / 028如意館。
8	交漢玉石子。旨：著姚宗仁量材畫樣。	畫得 鴻陳設 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1 / 009 / 008如意館。 乾隆 / 10 / 010 / 026押帖。
9	交漢玉宜子孫佩一，漢玉壁一。旨：著姚宗仁將漢玉壁中間剝下，照宜子孫佩樣做一件，其餘剩壁做鰲魚或雙龍佩，先畫樣。		《活計檔》乾隆 / 12 / 012 / 012如意館。 乾隆 / 12 / 012 / 001押帖。
10		姚宗仁 日月合璧合符陳設木樣 並 甘黃玉一 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2 / 001 / 027如意館。 乾隆 / 11 / 010 / 016押帖。
11	交漢白玉石子。旨：著姚宗仁畫樣。	畫得 英雄陳設紙樣一、漢紋斧佩紙樣一 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4 / 002 / 004如意館。 乾隆 / 14 / 001 / 004押帖。
12	交漢玉石子。旨：著姚宗仁畫樣。	畫得 鸞（鷹）羊 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4 / 011 / 010如意館。 乾隆 / 14 / 001 / 010押帖。
13	交白玉石子。旨：著姚宗仁畫樣。	姚宗仁畫得 如意仙人 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5 / 006 / 029蘇州。
14	交玉龍觥坯。旨：將花紋不全處傍邊俱剝去。	姚宗仁畫得 龍女受經 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5 / 007 / 004蘇州。

編號	乾隆皇帝的旨意	姚宗仁設計的樣式	出處 / 時間
15	交玉石子三。旨：著姚宗仁畫樣。	姚宗仁畫得石壁題詩、英雄刻陰紋道、茂叔觀蓮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5 / 007 / 030蘇州。
16	交玉石子。旨：著姚宗仁畫樣。	姚宗仁畫得放鶴圖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5 / 007 / 030蘇州。
17	交漢玉素斧佩。旨：著姚宗仁畫樣呈覽。	畫得漢紋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5 / 001 / 028如意館。 乾隆 / 14 / 004 / 025押帖。
18	交漢玉石子。旨：著姚宗仁畫暖手樣。	畫夔龍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5 / 001 / 028如意館。 乾隆 / 14 / 003 / 029押帖。
19	交白玉帶板三塊。旨：著姚宗仁照做過白玉斧佩、漢玉斧佩、漢玉斧佩花紋畫樣呈覽。	姚宗仁將白玉帶照天字一號白玉陽文斧佩樣，畫得洪字七號斧佩樣一件；照黃字四號甘黃玉陰文斧佩樣，畫得荒字八號斧佩樣一件；照宙字六號漢玉陰文斧佩樣，畫得日字九號斧佩樣一件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5 / 002 / 022如意館。 乾隆 / 14 / 012 / 011押帖。
20	交漢甘黃玉一、漢玉回殘一。旨：著姚宗仁畫樣。	畫得松山及娃娃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5 / 002 / 02？如意館。 乾隆 / 14 / 012 / 024押帖。
21	交白玉石子二。旨：著姚宗仁畫樣。	畫得李太白斗酒百篇及福壽壓紙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5 / 005 / 005如意館
22	交漢玉小鑽心。旨：著姚宗仁畫樣。	畫得壚頂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5 / 012 / 015如意館。 乾隆 / 14 / 012 / 010押帖。
23	旨：著將漢玉虎、回回另畫樣呈覽。	姚宗仁將虎畫得熊紙樣一；回回畫得龍佩紙樣一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6 / 002 / 007如意館。 乾隆 / 15 / 008 / 011押帖。
24	旨：白玉石子一交啟祥宮畫樣。	姚宗仁畫得三杯草聖紙樣一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6 / 004 / 029如意館。 乾隆 / 15 / 009 / 030押帖。
25	交白玉石子一。旨：著姚宗仁想好樣呈覽。	畫淵明玩菊紙樣一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6 / 008 / 012如意館。 乾隆 / 15 / 007 / 023押帖。
26	交漢玉同心玦。旨：著姚宗仁將同心玦上畫紋。	姚宗仁將同心玦上畫四喜花紋，邊上陰文漢文，軸上漢紋花紋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6 / 011 / 015如意館。 乾隆 / 16 / 閏05 / 025押帖。
27	交青玉五、水晶一、白玉一。旨：著姚宗仁畫瓶罐樣。	畫得雲龍甕、漢瓶、雷紋尊、天保九如陳設、清廉筆洗紙樣呈覽。	《活計檔》乾隆 / 18 / 005 / 014如意館。 乾隆 / 18 / 004 / 018押帖。

姚宗仁設計的風格實際是怎麼樣的風貌呢？追究那些作品是姚宗仁設計畫樣的，就成了極為必要的研究。根據表一第十九則資料：乾隆十四年時，宮中交付白玉帶板三塊，傳旨著姚宗仁照他做過白玉斧佩、漢玉斧佩花紋畫樣呈覽。姚宗仁遂將白玉帶板照「天字一號」白玉陽文斧佩樣，畫得「洪字七號」斧佩樣一件；照「黃字四號」甘黃玉陰文斧佩樣，畫得「荒字八號」斧佩樣一件；照「宙字六號」漢玉陰文斧佩樣，畫得「日字九號」斧佩樣一件。清宮舊藏中，確實有一組仿古玉圭、璧，器之側面琢有「乾隆年製」及千字文序號。⁸⁰由此看來，其中至少一、四、六、七、八、九者，可以確定為姚宗仁所畫樣。「洪字七號」（圖6）與「荒字八號」（圖7）的白玉斧佩，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兩者同貯於一雕刻精緻，並嵌銀絲的紫檀木盒中（圖8）。⁸¹前者的紋飾，仿自一件清高宗稱之為「黃玉辟邪玉圭」者，⁸²即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新石器時代晚期 龍山文化至夏代 人面紋圭」（圖9-1）。玉圭一面琢抽象面紋（圖9-2）；另一面則琢具象的人面紋——大眼、獠牙、戴船形帽及圓形耳環，耳環下還懸著一個側面的人首（圖9-3）。這詭異奇特的面紋，除了重現於「天一」與「洪七」字號斧佩的表面，在此之後，仍不斷地被複製、再複製到許多件時作玉器，或改刀舊玉上，⁸³如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調字三十一號人面紋玉圭」⁸⁴（圖10-1、圖10-2、圖10-3）及「雲字三十三號人面紋玉圭」⁸⁵（圖11-1、圖11-2、圖11-3），兩者便是系出同源。目前除了「天字一號」缺少圖片資料，其他三件我們可以一起來逐步比較。不難發現，器面刻有乾隆六十年御製詩的「雲字三十三號」仿古作品，最

80 同註44。

81 周南泉，《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42》，圖版122。

82 玉圭上琢有二首清高宗御製詩，一為〈題黃色辟邪玉圭〉，《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二集，7卷，頁12。另一為〈再題黃色辟邪玉圭〉，《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三集，70卷，頁10。

83 乾隆皇帝稱之為「辟邪」的面紋，被廣泛的琢刻於乾隆時期新製玉器，已發表者詳後文，而在古玉上加琢此面紋者亦多，已發表者有三件：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圖版119、120。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國之重寶特展圖錄》，圖版10。

84 「清 乾隆 調字三十一號玉人面紋圭」，玉質青黃，而帶有大片深褐色斑，潤澤自然，即乾隆皇帝所謂「和闐漢玉」。長9.8公分；寬5.9公分，體形甚小，兩側陰刻楷書「乾隆年製」及「調字三十一號」。見張麗端，《宮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圖版28。

85 「清 乾隆 雲字三十三號玉人面紋圭」，玉質黃綠潔淨、潤澤。長17.8公分；寬7.7公分。一面陰刻楷書乾隆六十年御製詩：「和闐水玉白如脂，夔首雷紋斧佩披。作器每教仿古為，絜乎政事卻難之。」末署「乾隆乙卯仲冬御題」及「比德」、「朗潤」二印。詩錄於（清）高宗，〈詠和闐玉斧佩〉，《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餘集，15卷，頁12。兩側陰刻楷書「乾隆年製」及「雲字三十三號」。同上註，圖版27。

忠實的重現「原型」紋飾的重點，甚至在處理人耳旁的側面人首時，其眼、耳、鼻、口之外，船形冠、長卷髮、耳飾玦等細節，亦無一不備！依當時鑑賞的標準，若再稍加燒作舊色，實在足以亂真。回頭再評比姚宗仁畫樣的「洪字七號」斧佩，他解讀原典的能力，比起繪製「調字三十一號」紋飾畫樣的玉匠而言，當然遠有過之，但是與「雲字三十三號」相比，則神人面紋的結構簡略、鬆散，顯得有些大而化之！雖然看不到實際文字上的讚頌稱美，不過從其貯裝方式的慎重其事看來，乾隆皇帝對這組作品是相當滿意的。

朱采也是經常被高宗指名成做活計的匠人之一。清宮收藏的器物上，有極大數量上刻有乾隆的御製詩、鑑賞章。其中，許多早期製作即是朱采的手藝。如院藏一件「新石器時代 半璧」（圖12），其表面上「半規韞彩」、「天然同德」的贊語，「乾」「隆」印文及高宗御製詩，就是朱采於乾隆十四年時所刻。⁸⁶此外，或許是因為刻字匠兼具雕刻力道和書法線條的掌控能力，若是去處器物上細密而繁複的紋飾，應該會呈現出一般匠人無法達到的美感。所以，乾隆皇帝有時也會遣朱采在玉器上雕琢細密的錦地紋。⁸⁷

由「指名」這件事看來，乾隆皇帝對於某些宮廷匠人的專長與特質，是相當注意且清楚掌握的。有時區分之細，還會出現一件作品規劃多人各依專長，分工而成，此情況是時有所見的。譬如「陶冶圖冊」，根據乾隆三年《活計檔》的記錄，清高宗即特別指名「著唐岱畫樹石、孫祜畫界畫、丁觀鵬畫人物」。⁸⁸

反觀前朝，不論是雍正皇帝或是怡親王，此二人幾乎不曾指名特定匠人畫樣或成做活計，而這也就特別突顯了乾隆皇帝與造辦處匠人互動的密切度。雍正皇帝若是想要得到一件合於他要求，與品味的活計時，較常採取的方式是如雍正元

86 「交漢玉大半璧，著朱彩照樣刻字。」〈活計檔〉，乾隆十四年，2月9日，如意館。

87 清高宗遣朱采在玉器上琢細密的地紋，例一「交青玉爵盤、漢玉爵。旨：在青玉爵上，照漢玉爵上之錦地一樣做法，著刻字役匠朱彩進啟祥宮刻做。」〈活計檔〉，乾隆八年，12月19日，如意館。例二「旨：著姚宗仁畫樣，朱彩刻細花紋。」〈活計檔〉，乾隆十年，4月13日，如意館。關於乾隆皇帝好遣刻字匠在器物上雕琢細密的線性花紋，最明顯的一例，即是乾隆十二年，高宗曾指定刻字匠李世金去雕琢一件小玉甕上的龍鱗，見其做的「甚好」，就再指定他到承光殿去參與整理「瀆山玉海」的工作。「瀆山玉海」是件元代的大形玉作，但一度淪沒古剎中以貯菜羹，後購進宮中置於承光殿前，除為起一小亭置之，命內廷翰林等，各賦一詩即刻於小亭楹柱。見（清）高宗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初集，28卷，頁17。《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二集，9卷，頁4。現在看甕上各種海獸的紋樣及海濤，都是以極其流暢而密集的線條為主。

88 《活計檔》，乾隆三年，4月25日，如意館。不過，此圖繪者〈活計檔〉與《石渠寶笈》登載上有所出入。

年正月十七日的一則記錄：

懋勤殿首領太監蘇培盛交壽山石夔龍紐寶一方，上書朱字「雍正御筆之寶」。旨：篆樣呈覽過再鐫刻，欽此。正月十九日翰林張照篆樣一張、藝人滕繼祖篆樣一張、南匠袁景劭篆樣一張、刻字人張魁篆樣一張，怡親王呈覽。旨：張照篆樣文範，但筆畫微細，照袁景劭篆書的筆畫另篆。再滕繼祖篆樣上「之」字篆法好些，問張照「之」字篆法有何講究，欽此。正月二十二日翰林張照篆樣二張、技藝人滕繼祖篆樣三張、南匠袁景劭篆樣三張、刻字人張魁篆樣三張，怡親王呈覽。旨：准張照古篆「雍正御筆之寶」，將「之」字下橫取平，選吉時照樣鐫刻。欽此。正月二十九日照翰林張照篆樣鐫刻得壽山石「雍正御筆之寶」一方，怡親王呈進訖。旨：將此寶樣好生收著，欽此。⁸⁹

也就是說，雍正皇帝會讓幾個人各自起稿，然後再以評判者之姿做一比較，最後選出他所滿意者。這和乾隆皇帝集合他所欣賞、滿意的匠人，共同創作一件完整的作品，一如一種間接創作，其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四、結 語

清高宗在直接管控御製器用時，不論是對溝通媒介，還是匠人特質的掌握，其實都是以十分人性化的方式思考。他主動而靈活地運用各類「樣」、「稿」等具象的媒介，目的在於和工匠們進行有效的溝通，俾使匠人充分瞭解他的構思，或是先行掌握匠人的意念，及預備施做的方法。這和雍正皇帝高懸一個個標準在上是略微不同的。而乾隆皇帝指名特定的畫樣者或成造者，意味著高宗十分清楚的掌握這些匠人特質，顯示出他親近、友善對待匠人的一面。不過，乾隆皇帝也很清楚，純粹人性化的牽制與控管是不足的。因此，在間接控管的部份，他仍運用監造、督催等制度面的方法、規範進行掌控，不過這則是另一個應該討論的課題了。

89 《活計檔》，雍正元年，1月17日，刻字作。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不著撰人,《清代各部院則例》,香港: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2004。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清)崑岡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臺北:啓文出版社,1963。

(清)崑岡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啓文出版社,1963。

(清)梁詩正等纂,《西清古鑑》,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卷,200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二、近代論著

吳兆清,〈清內務府活計檔〉,《文物》,1991年3期,頁89-96。

周南泉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42》,香港:商務印書館,1995。

林姝,〈從造辦處檔案看雍正皇帝的審美情趣〉,《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6期,頁90-119。

祈美琴,《清代內務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徐啓憲、周南泉,〈大禹治水圖玉山〉,《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年4期,頁62-65、68。

郭興寬、王光堯,〈大雅齋瓷器與瓷器小樣〉,《紫禁城》,2004年5期,頁117-12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國之重寶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

張麗端,《宮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

張麗端,〈從「玉卮」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故宮學術季刊》,18卷2期,2000年冬季,頁61-116。

楊伯達,〈清代宮廷玉器〉,《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1期,頁49-61。

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

蔡和璧,〈監督官、協造與乾隆御窯興衰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2003年冬季,頁39-57。



圖1 「大雅齋」款荷花鸞魚紋魚缸畫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郭興寬、王光堯，〈大雅齋瓷器與瓷器小樣〉



圖2 明 永樂 青花蓮鸞梵文大杓 附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1 清 乾隆 玉熊尊 附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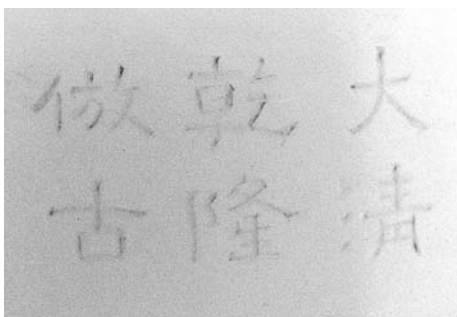


圖3-2 清 乾隆 玉熊尊
頸背「大清乾隆仿古」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漢 銅熊尊 附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唐 飛熊表座」
《西清古鑑》 卷38頁34
清乾隆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清 乾隆 「洪字七號」仿古玉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玉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圖7 清 乾隆 「荒字八號」仿古玉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玉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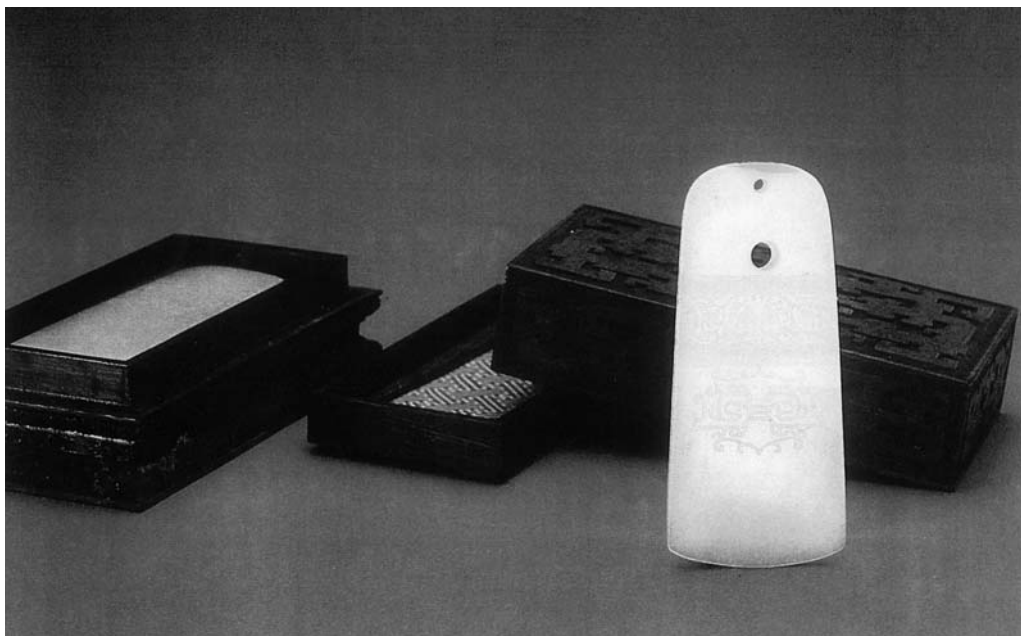


圖8 「洪字七號」、「荒字八號」仿古玉圭 附紫檀木長方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玉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圖9-1 新石器時代晚期 龍山文化至夏代
人面紋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2 人面紋圭之抽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3 人面紋圭之具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1 清 乾隆 「調字三十一號」仿古玉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2 「調字三十一號」仿古玉圭之抽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3 「調字三十一號」仿古玉圭之具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1 清 乾隆 「雲字三十三號」仿古玉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2 「雲字三十三號」仿古玉圭之抽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3 「雲字三十三號」仿古玉圭之具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新石器時代 半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